

絕代雙驕

古龍著

古龍小說專輯 ⑤
第二部



第十九章 弄巧反拙

小魚兒隨着慕容九妹向一間間房子走過去，走完第八間，慕容九妹神情又大見溫和，甚至連眼波都溫柔起來，她覺得這「小鬼」實在並不如自己以前想像中那麼可憎可厭，談談說說，不知不覺已到了第九間。

這間房子什麼都是淺碧色的，最精緻，最華麗，房子每件東西，都是人間罕睹的珍貴之物。

小魚兒大眼睛四下轉動，突然笑道：「這間房子的主人和前面的完全不同。」

慕容九妹目中閃過一絲笑意，神情却是淡淡的，像是漠不關心，只不過隨口問問，道：「什麼不同？」

小魚兒道：「這房子裡的綠色，正表示她自我陶醉、自命不凡。這些零零碎碎的東西，也正表示她幼稚、虛榮、俗不可耐……」他話未說完，慕容九妹面上已變了顏色，終於鐵青着臉，衝了出去，再也不瞧這可恨的小鬼一眼。

小魚兒忍不住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我若說錯了，你又何必生氣。」

慕容九妹頭也不同，往前走，小魚兒跟着她，三轉兩轉，突然來到一條青石通道中，通道盡頭，有扇青銅的門。小魚兒自然瞧不見門裡的情況，但就只瞧見這扇門，他已感覺到一種神秘詭譎之意，他也說不出這是什麼緣故。只見慕容九妹取出柄黃金色的鑰匙插入門上一個小洞之中，轉了轉那扇沉重的門，便無聲無息地開了。一股寒氣，自門裡湧了出來。

小魚兒立刻覺出，這間房子和他萬春流萬大叔的屋子有七分相似之處，屋子四面，也堆滿了

各式各樣的藥草，自然也有些煉丹製藥的銅鼎銅爐，只是萬春流的屋子乃是以磚瓦建成，這屋子四壁却都是巨大的青石，萬春流的屋子四季溫暖如春，這屋子却是陰森森的教人發冷。

慕容九妹已將那扇青銅的門鎖起來了，她蒼白的面頰，到了這屋子裡更變得發青。

小魚兒笑道：「原來咱們的九姑娘還是位女大夫，當真是多才多藝，你帶我到這裡，莫非又想爲我看病。」

慕容九妹道：「不錯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我的毒已解了，還有什麼病？」

慕容九妹道：「你身上多了件東西，若將這件東西割去，你就好多了。」

小魚兒笑道：「哦！那是什麼東西？」

慕容九妹冷冷道：「你的舌頭！」

小魚兒伸了伸舌頭，趕緊走得遠遠的，竟道：「我說的話，真能令你如此生氣麼，那我當真榮幸的很。」

慕容九妹冷笑一聲，轉過了頭，道：「此間之藥草，俱是十分珍貴之物，你萬萬不可亂動。」小魚兒笑道：「你想我會不會動？」

慕容九妹笑道：「你若要動，也由不得你，但這些藥草中雖有補氣延年的靈藥，却也有奪命穿腸的毒草，你若被毒了，可沒有人再來救你。」

小魚兒又吐了吐舌頭，道：「你莫嚇我，我這人別的也沒什麼，就是膽子太小，只要被人家一嚇，可就嚇倒了。」

慕容九妹冷冷道：「但只要你老老實實在這裡不動，便絕沒有人能傷你一根毫髮。這是我練功的時候，我得走了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你……你要到那裡去，我跟着你。」

慕容九妹厲聲道：「你若再跟着我，不等別人傷你，我就要你死！」

小魚兒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其實像你這樣漂亮的女孩子！只要笑一笑已是够人神魂顛倒，還要練什麼功夫……功夫練老了，人也練老了。」

慕容九妹也不理他，逕自走向另一扇銅門，又取出柄黃金鑰匙將門開了一線，回首道：「你若妄入此門一步，就休想再活着出來！」

小魚兒笑道：「你門是鎖着的，我怎麼進得去。」

慕容九妹冷笑道：「諒你也進不來的。」

身子一閃，進了銅門，門立刻緊緊關起，「喀啞」一聲，又上了鎖，竟不讓小魚兒瞧一眼，這門裡又是何模樣。

小魚兒也全不着急，懶洋洋伸了個懶腰，嘻笑道：「女人……唉，女人，你們最大的毛病，就是將天下的男人都看成笨蛋傻子……你以為我連這些藥草是毒藥還是靈藥都認不得麼？告訴你，我從小就是在藥草堆裡長大的，我認識的藥草可比你多得多。」

他一面自言自語，一面東翻翻，西瞧瞧，又笑道：「不怪她要嚇我，這裡的藥草，倒真有些貨色，萬大叔找了幾十年沒找到的。這裡却有三四樣，嗯，看來我的口福倒不錯。」他竟真的選了三、四種藥草大嚼起來，慕容九妹若是在旁邊瞧着，可真的要急得暈倒過去。

這幾種藥草中，有的確是稀世之物，小魚兒其實也未瞧見過，只是萬春流曾經繪出圖形，教他辨認。這些藥草萬春流搜尋數十年，却未尋得一味，由此可見出價值之珍貴，若是煉成丹藥，一粒便可活人。

此刻像小魚兒這樣的吃法，却當真是王八吃大麥，糟塌糧食，但他一點也不心疼，片刻間便

吃了個乾淨。

他撫着肚子笑道：「肚兄呀肚兄，今日可便宜了你。」眼珠子一轉，竟還意猶未足，腦筋又動到那些銅鼎中的丹藥上去。

他竟把銅鼎全部揭開，瞧了瞧，嗅了嗅，取出一把，像嚼花生米似的吃得津津有味，右手還不停地一把把往懷裡塞，塞不下了，他就將剩下的丹藥全部混在一齊，扮了個鬼臉，笑道：「你既然閉着沒事，我就找些事給你做做吧。」這一來可真害苦了慕容九妹，她若想將這些丹藥分門別類，少說也得三天五天的功夫。

但小魚兒自己此刻可也不好受，十幾種草藥，丹藥，像是已在肚子燒起火來，燒得他身子發熱了，嘴唇發焦。他歪着頭想了想，自懷中取出根彎彎曲曲的銅絲，伸進那扇銅門的鑰匙洞裡，笑嘻嘻道：「你以為我進不去麼？好，我就偏偏進去讓你瞧瞧。」

他耳朵湊在鑰匙洞上，手撥着銅絲，一面撥，一面聽，臉上漸漸露出了笑容，喃喃道：「這裡……這裡……對了，就是這裡！」

只聽「喀啷」一聲銅門立刻開了。

裡面的房子，比外面更冷，寒氣又自門縫中襲出。

小魚兒深深吸了口氣，道：「好舒服。」

他此刻全身像被火在燒，自然越冷越舒服，索性開了門，大步走進去，一面大笑道：「九姑娘，我進來了，你只管練功，我不吵你！」

話說完了，人也怔住，只見這石室中還有個地洞，地洞裡全是從冬天就窖藏留存的冰塊。

慕容九妹就坐在冰上，雙手自腿的外側彎入腿的內側，抱住了腳，食指點着足心，全身竟是赤裸裸的一絲不掛。小魚兒活了這麼大，見過的事也有不少，但赤裸的少女，却是從未見過，他

無論見到什麼都不會吃驚，此刻却也不禁呆呆地怔住了。

慕容九妹眼睛是睜開的，也瞧見了他，她眼睛裡的驚奇、憤怒、羞急，無論用什麼話也不能形容。

但她身子却動也不動，似乎已不能動了。

小魚兒呆了幾乎有半盞茶功夫，這才轉過身子，故意東張西望，道：「九姑娘在那裡？我怎麼瞧不見呀！」

這「小鬼」就是這麼會體貼女孩子的心意，這句話出來，慕容九妹明知是假的，也可自我安慰一下了。

小魚兒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就要退出門，忽然瞧見牆上掛着九幅圖畫，他又忍不住要停下來瞧瞧。只見第一幅圖上，刻畫着赤身露體的女子，以手脚倒立在冰上，旁邊寫着幾行小字：「化石神功，須處女玄陰之體方能習之，此乃化石神功之入門第一步，三年有成，口訣如下。」

「化石神功，功成九轉，肌膚化石，厲物不傷，九轉功成，無敵天下……」

小魚兒看到這裡，已不禁失聲道：「這鬼功夫竟活活的要將人練成僵屍，慕容九妹練了這種鬼功夫，難怪對什麼人都要冷冰冰的了。」

他趕緊去瞧第二張圖，只見上面畫的人已由倒立而直立，上面寫着：「功成二轉，由逆爲正……」

小魚兒也懶得往下瞧，他可無心來學這種鬼功夫，人若變成了石頭般又硬又冷，縱能無敵天下，又有何用？

第三張圖上畫着的人形，姿態就和慕容九妹此刻練功時一樣，小魚兒鬆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幸好她只練成第三轉就被我瞧見，否則她功夫若是練成了，人也必定要變成個怪物，那就真是害

人又害己了。」

他再也不往下瞧，七手八腳，將掛着的圖全扯了下來，慕容九妹仍在瞪着他，目光却已由羞憤變成哀求。

小魚兒也不回頭去瞧，口中大聲道：「九姑娘，你莫恨我，我這是爲你好，你好好一個人，活得快快活活，爲什麼偏要自己給自己找罪受。」慕容九妹此刻若能說話，若不放聲痛罵，便要苦苦哀求，她若能動，只怕早已將小魚兒吞下肚裡。怎奈她既不能言，也不能動，只有眼睜睜瞧着小魚兒掀起九張圖揚長而去，她目中不禁流下眼淚。

□

□

□

小魚兒將九張圖全丟在銅爐燒了，又弄開外面那扇門的鎖，走了進去，居然也不去瞧鐵心蘭，就越牆走出了這山莊。他做事全憑一時高興，有時做對，有時做錯，但是錯是對，他全不管，只覺做了這件事，心裡頗是舒服，做完了後果如何，他也全放在心上。只是他此刻身子一點也不舒服，不但熱，而且發起脹來，就像是有人不斷往他肚子裡填火。

他一口氣也不知奔出了多遠，一頭鑽進了個樹林，涼風穿林而過，自然要比外面涼快的多。小魚兒實在走不動了，倒在樹下直喘氣，心裡只希望小仙女此刻莫要來，慕容九妹更莫要來。

他身上又熱，又脹，又癢，嘴裡乾的冒火，喃喃道：「這裡要是有個池塘就好了，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水……水……」

突聽一人冷冷道：「你此刻最需要的不是水，是棺材！」

小魚兒但覺脖子一涼，已有一口劍架在他脖子上。

他一驚一怔，苦笑道：「倒底還是女人厲害，男人若被女人盯上了，一輩子就休想跑了。」

那語冷笑道：「你現在才知道，已嫌太晚了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你是慕容姑娘？是小仙女？」

那語聲道：「你還想九丫頭救你，你是做夢。」

小魚兒突然笑了起來，喃喃道：「很好……很好……是你，就還算我運氣不錯。」

小仙女自然想不到小魚兒此刻最怕見的不是她而是慕容九妹，冷笑道：「很對，你的運氣好極了，偏偏要走這條路，偏偏我就在這裡等着。」她這話自然是故意來氣小魚兒的，小魚兒縱然走別的路，還是跑不了的。

小魚兒脖子動了動，道：「你這柄劍很快嘛。」

小仙女道：「哼，也不太快，只是我削下你腦袋時，只怕你嘴裡還能說話。」

小魚兒笑道：「我那般折磨你，你一劍削下我腦袋，就能出氣麼，嘿嘿，我若是你，可就沒有這麼便宜了。」

小仙女道：「你想受什麼罪，只管說吧，我一定包你滿意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至少先得臭揍一頓再說。」

小仙女冷笑道：「你以為我不敢揍你。」

小魚兒笑道：「你雖能狠一狠心將我殺了，却是捨不得見我挨揍的。」

話未說完，脖子上就挨了一拳，背上又挨了一腳。

小仙女咬牙道：「很對，我捨不得揍你，很對……」

她說一聲「很對」就揍出一拳，說一聲「捨不得」，又踢出一腳，小魚兒被揍得滿地打滾，口中却大笑道：「舒服……舒服……」

他是真的舒服，可不是假的，他身子正脹得發癢，小仙女拳頭打在他身上，倒像是替他搥

背，鬆骨。

小仙女怒道：「好，你既舒服，就再打重些。」她話未說完，小魚兒背上已重重的捱了一拳。

小魚兒道：「不行，還是太輕了……再重些。」

小仙女幾乎氣破肚子，但瞧見小魚兒面上竟真的全無痛苦之色，她又不覺驚訝、奇怪。她那裡知道小魚兒體內十幾種靈丹妙藥的藥力已活動開，縱然是鐵鎚擊在他身上也傷不了他的筋骨。小仙女的手倒有些打酸了，小魚兒還是不住道：「舒服，舒服，再重些……」小仙女想起那日他被痛揍之後，還能奮起擊人之事，更是奇怪這小鬼為何如此能挨揍。

突聽一人冷冷道：「你打够了麼？」

小仙女霍然轉身，站在樹下的正是慕容九妹。

只見她披頭散髮，眼睛裡滿是紅絲，指尖不住發抖，小仙女再也想不到她怎會如此模樣，大聲道：「還沒有打够，你要怎樣？」

慕容九妹道：「你若打够了，就讓給我。」

小仙女冷笑道：「這裡可不是你的家了，你若再阻攔我，我也……」

慕容九妹道：「你以為我是來救他的麼？」

小仙女又怔了怔，道：「你不是來救他的，還是來殺他的不成？」

慕容九妹道：「正是來殺他的！」

突然掠到小魚兒身旁，抽出一柄匕首，直刺而下！

小魚兒見到他們兩人全來了，心裡反倒不怕了——既然非死不可，還有什麼好害怕的？他瞪着眼睛，瞧着這柄匕首，突見寒光一閃，「叮」的一響，小仙女手裡的短劍已架住了匕首。

慕容九妹怒道：「你方才本要殺他的，此刻爲何要殺他？」

小仙女冷笑道：「你方才本是救他的，此刻爲何又要殺他？」

慕容九妹道：「你……你管不着。」

小仙女大聲道：「我偏要管。」

慕容九妹手腕一抖，閃電般刺出七刀，道：「今日無論是誰來攔阻我，我也是要殺定他了！」

小仙女短劍揮出，閃電般接了七刀，道：「你方才不許我殺他，我現在也不許你殺他！」

慕容九妹道：「你方才苦苦要殺他，此刻却反要救他，莫非……莫非是你對他……」

小仙女臉緋也似的紅了，大聲道：「你方才苦苦要救他，此刻反却要殺他，莫非……莫非是

他對你……」

慕容九妹蒼白的臉也緋紅起來，喝道：「你敢胡說！」

小仙女喝道：「你才是胡說！」兩人刀劍齊地擊出，「噹」的，又硬拆了一招，兩人却覺手腕有些發麻，身子也被震得後退數步。

突然間，兩人同時驚呼出來。

小魚兒竟已不見了！

小仙女跺足道：「都是你害得我……」

慕容九妹跺足道：「都是你害得我……」

兩人同時開口，同時閉口，說出來的竟是同樣的一句話，同樣的幾個字，兩人臉都紅了。

小仙女瞧了瞧慕容九妹，慕容九妹瞧了瞧小仙女，小仙女垂下頭，慕容九妹也垂下了頭。

小仙女終於抬起頭來，道：「他逃不了的！」

慕容九妹也同時抬起了頭，道：「追！」

兩人紅着臉想笑一笑，却又笑不出。

小仙女咬着嘴唇，道：「這次追着了，咱們兩人同時下手殺他！」

□

□

□

小魚兒也知道自已無論憑輕功，憑體力，都是逃不了的，所以他什麼地方都不逃，却逕自逃回慕容山莊。他從原路躍回，竟筆直走到那石室銅門前，門自然又鎖上了，他自然也又輕易地將鎖弄開。然後，他將兩扇門都從裡面鎖起，伸展了四肢，舒舒服服地躺在那貯冰的地洞旁，忍不住笑了起來。想起小仙女與慕容九妹方才的模樣，他就要哭，這兩人在別人眼中是俠女、才女，但在小魚兒眼中，她們却只不過是個女人，在小魚兒眼中，世上的男人可能有一百七、八十種，但女人却只有一種。

但身子越來越熱，嘴唇越來越乾，他索性跳下地洞，躺在冰堆裡，敲了塊冰，嚼得「咯吱咯吱」直響，嚼了七八塊後，但覺通體生涼，舒服的很，索性就躺在冰上呼呼大睡起來。

此時此地，他居然還睡得着，本事當真不小。

睡夢中，突聽「喀嘰」一聲，銅門竟似開了，小魚兒一顆心登時提了起來，動也不敢動，氣都不敢喘。

只聽小仙女的聲音道：「好冷。」

又聽得慕容九妹的聲音道：「昔日家母建造這藏冰窖時，本爲了家父怕熱，在暑中最嗜冰鎮酸梅湯，那知後來我却做了別的用途。」

小仙女又道：「什麼用途？」

慕容九妹默然半晌，低低嘆道：「現在，什麼用途都沒有了。」語聲中充滿了傷心失望，也充滿了怨恨。

小魚兒聽得直發毛，他知道慕容九妹實已恨透了自己，自己若被她們堵在這冰窖裡，可是再也休想逃了。

小仙女道：「你怕那小鬼還逃到這裡來麼？」

「嗯。」

小仙女笑道：「你也未免太多慮了，那小鬼又怎會有這麼大的膽子。」

慕容九妹道：「我真不懂，他會逃到那裡去？」

小仙女嘆道：「那小賊當真滑溜如鬼，詭計多端，下次見着他時，我話也不跟他說就宰了他，看他還有什麼花樣使得出來。」

語聲漸遠，又是「喀哪」一聲，門已鎖上了。

謝天謝地，他們總算走了，小魚兒暗笑道：「幸好女人都是小處仔細，大處馬虎，既要瞧，又不瞧個仔細，否則我真要倒霉了。」

他又靜靜地伏了兩盞茶功夫，身上已有些發冷，這才一躍而起，他若在冰上調息運氣，將藥力歸納入元，功力必有駭人的增長，只可惜他只是睡了覺就爬起來，這良機竟被他平白的糟塌了。

小魚兒屏息靜氣，湊眼在那鑰匙洞上向外瞧了瞧，便發覺小仙女與慕容九妹竟還在外面那屋子裡。小仙女斜斜倚在牆上，似乎在出神地想着心思，慕容九妹身上站得筆直，面色蒼白得可怕。鐵心蘭竟也在這屋子裡，她坐在藥鼎前，正將鼎中的藥一粒粒擇出來，分別裝到幾個銅罐裡。她滿眶淚水，每檢一粒藥，眼淚就落下一滴。

小魚兒瞧得直皺眉頭，暗笑道：「我本是要害慕容九妹的，那知却害了她，想來是慕容九妹恨我入骨，竟把氣出在她身上，叫她來做苦工。」

顧人玉呢？顧人玉想必是連這屋子都不准進來。

小仙女出了會兒神，突然向鐵心蘭走過去，鐵心蘭一驚，手裡握着一把藥丸，灑了滿地。

語聲自鑰匙洞裡傳進來，只聽小仙女嘆道：「你不要怕，我不會難爲你了，咱們都是被那小鬼騙苦了的，正是同病相憐。」鐵心蘭垂下頭，眼淚一滴滴落在衣襟上。

小仙女展顏一笑道：「來，快動手，我幫你的忙，看來咱們若不將這些藥丸整理清楚，九姑娘是不肯給咱們飯吃的了。」

慕容九妹冷冷的瞧着她們，面上沒有一絲笑容。

過了半晌，小仙女又道：「那張圖……你可是真的被那小鬼騙走了。」

鐵心蘭默然半晌，低聲道：「不是騙，是我送給他的。」

小仙女道：「送給他……你爲什麼要送給他？」

鐵心蘭霍然站了起來，大聲道：「我高興送給誰就送給誰，這事誰也管不着。」

小仙女怔了怔，失笑道：「你兇什麼？」

小魚兒暗笑道：「小仙女外剛內和，鐵心蘭却是外和內剛，這兩人性子當真是兩個極端，而慕容九妹呢！她練了那種鬼功夫，外面冷冰冰，心裡只怕也是冷冰冰的，這三人中，最不好惹的就是她了。」

又過了半晌，小仙女道：「你還生不生氣？」

鐵心蘭垂下了頭，似也有些不好意思，別人若是對她兇惡，她死也不服，別人若是對她好，她反而沒法子。

小仙女道：「那張圖你想必是看過了。你可記得？」鐵心蘭道：「我……我記不清了。」

小仙女道：「我可不是想要那些藏珍，我發誓決定不動它們，只是，我想……那小鬼必定會

到那裡去的，你若記得那地方，咱們就可找着他，我替你出氣。」

鐵心鐵頭垂得更低，道：「我真的記不得了，我不騙你。」

小魚兒自鑰匙洞裡往上瞧，正好瞧見她的臉，只見她說話時眼珠子不停地在轉，不禁暗笑道：「她想必是記得那藏寶之地方，只是不肯說出來，這丫頭看來老實，嘴裡直說不騙人，騙起人來却篤定的很。」

心念一轉，又忖道：「她為何要騙人？……莫非是爲了我？我對她這麼壞，但到現在爲止，她非但還是不肯說我一句壞話，聽到別人說我壞話，她反而要生氣，這是爲了什麼？」想着想着，他似也有些痴了，但瞬又暗中自語道：「我管她是爲什麼，反正女人都是神經病。」

突見慕容九妹快步走了出去，小魚兒正在奇怪，她又走了回來，手裡却拿了個小小的銅杓子。

小仙女道：「這裡面是什麼？」

慕容九妹道：「鉛。」小仙女奇道：「鉛？你拿鉛來要做什麼？」慕容九妹也不說話，却將那銅杓在火上煨了半晌，目中突然露出一種殘忍而得意的光芒，口中緩緩道：「裡面那屋子，反正也沒有用了，我索性用鉛將這鑰匙洞塞住，這樣，誰也休想再進得去，誰也休想再出來！」

小魚兒瞧見她那笑容，已覺不對，再聽到這話，更是心膽皆喪，這慕容九妹好狠毒的手段，竟想將小魚兒活活關死在裡面，她雖然發覺小魚兒，却絕不說破，只因她生怕小仙女和鐵心蘭還會救他！

小魚兒大駭之下，趕緊想弄開鎖衝出去，但慕容九妹已一步掠過來，小魚兒只瞧見銅杓在鑰匙洞外一幌，接着，就什麼也瞧不見了，鉛汁，已灌了進去，外面的人聲也一齊被隔斷。只聽外面突然有人在銅門上敲打起來，這慕容九妹竟生怕小魚兒在裡面敲門，被小仙女與鐵心蘭聽見猜

出。

所以她竟自己先敲起門來，小魚兒再拍門，外面也聽不見了。

小魚兒又驚又怕，躁足大罵道：「慕容九妹，你這妖婦、惡婆娘，你的心爲何要這麼狠，我又沒害死你爹媽，又沒強姦你，你爲什麼定要我死！我方才若不是瞧你那把瘦骨頭全無興趣，早已乘機修理了你，你現在只怕反不會要我死了。」

他破口大罵，什麼話都罵了出來，在「惡人谷」長大的孩子，罵人的技術，自然也比別人高明的多。這些話若被慕容九妹聽見，不活活的氣死才怪，只是四面石牆堅厚，鑰匙洞又被塞住，小魚兒罵得雖賣力，外面連一個字都聽不到。

罵了半天，小魚兒也知道自己罵破喉嚨也是沒用的了，在屋子裡亂敲亂轉，想弄出條出去的路。怎奈藏冰的屋子，必需建造得分外牢固，不能讓一絲熱氣透入，正是天生的牢獄，小魚兒想盡法子，也挖不出一個小洞。

小魚兒苦笑道：「誰說這屋子沒用了，這屋子用來關人，豈非比什麼地方都好得多，看來，我只怕真要變成條凍魚了。」

他已冷得牙齒打戰，只有盤膝坐下，運氣相抗，一股真氣傳達四肢，這才漸漸有了些暖意。小魚兒本不是個用功的人，方才縱然明知自己將大好機緣白白糟塌了，他也滿不在乎。只因他覺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個聰明人，武功好不好都沒關係，反正無論多厲害的人遇着他，他也無可奈何，他又何必吃苦用功？

但現在情勢却逼得他非用功不行，他這才知道那十餘種靈藥功用當真非同小可，糟塌了實在有些可惜。藥力隨着真氣流轉，功力也跟着增進，他不知不覺間竟已入了人我兩忘之境，竟將生死之事忘懷了。

第二十章 人心難測

這樣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是幾個時辰？還是幾天？休息的時候他就將懷中的藥丸掏出來吃，既不覺餓，也不覺冷。但出去是無法出去的，他遲早也是要活活地被困死在這裡，那麼縱然練成了絕世的功力，又有何用？小魚兒想到這裡，便要自暴自棄，只是功夫一不練，就冷得厲害，他死活沒關係，又何必在活着時多吃苦。

他終究不是神仙，肚子終於餓了，餓得連用功都不能，一餓更冷，他自知死期已不遠了。他再也想不到自己這麼聰明的人竟也會被人困死，尤其想不到的是，自己竟會死在女人的手上。這才知道女人並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麼簡單，那麼無用，他忽而自責自罵，忽而自艾自怨，不住喃喃道：「看來好人真是千萬做不得的，我若早將小仙女和慕容九妹殺了，又怎會有今日之事……」於是他又怪萬春流，若不是萬春流，他澈頭澈尾都是個壞人，壞人縱被人恨，被人罵，至少命總比好人活得長些。

他冷得全身發抖，餓得頭暈眼花，喃喃道：「唉，死就死吧，反正人人都要死的，人死之後，至少也有件好事，那就是他再也不會聽到女人的嚙嚙了。」

但突然間，他竟不再覺得冷了。非但不冷，而且還發起熱來，他又驚又奇，張開眼睛，又瞧見稀奇事，那一大塊一大塊冰，竟也在溶化。

伸手一摸，冰冷的石壁，竟也熱得燙手。

小魚兒跳了起來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難道慕容九妹那丫頭凍死我還不過癮，還要烤熟我？

……不對，她將她姐姐的那幾間房間瞧得那般珍貴，又怎會在此引火？」

他困着屋子走了一圈，四面石壁，三面都燙得像火，只有背山的那面，還只是溫熱的。

小魚兒心念一轉，恍然道：「是了，想必是慕容家的仇人來了，不但要殺人，還要放火……只是你們這些蠢材才不知道，你們放火燒了慕容家的破屋子不打緊，却連天下第一個聰明人也要被你們害死了！」說着說着，他又跳脚大罵起來。

還不到頓飯功夫，巨大的冰塊全都溶化了，小魚兒已被泡在水中，想跳脚都無法跳了。水，本來還是涼的，人泡在裡面還不覺難受，小魚兒既然想不出法子，索性脫了衣服，在裡面痛痛快快洗了個澡。他天生不見棺材不流淚的脾氣，不到真正走頭無路的時候，誰也休想要他着急，害怕。

但現在已到了他真正走頭無路的時候了。

水，已漸漸熱了起來，像是快要沸滾了，小魚兒泡在水裡，就像是被人拋進熱鍋裡的一條活魚，燙得他在鍋中亂蹦亂跳。他只望火能將石壁燒毀，但這見鬼的石壁偏偏堅固得出奇，非但沒有毀壞，簡直連條裂縫都沒有。到後來他什麼力氣都沒有了，竟沉了下去，鼻子一酸，「咕嘟咕嘟」，灌了好幾口水。

小魚兒苦笑道：「好大的一碗鮮魚湯，叫我一個人獨自消受，豈非可惜……」

突聽銅門外有人「叮叮噹噹」敲打起來。

小魚兒精神一振，暗道：「好了，這下子總算有人來和我分享這碗魚湯了！」

他已想到這大火雖燒不毀銅門，却可將鑰匙洞裡的鉛燒溶，那精巧的機簧，被滾熱的鉛汁一燙，只怕就不包險，外面只要有人用鑿子，釘子之類的東西一敲，銅門九成是要敲開的。

他念頭還未轉完，銅門果然開了，水勢如黃河決堤，一下子湧了出去，小魚兒也不動，任憑